853
16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七

緇衣第三十三

【鑑田呂氏曰】此篇大指言為上者信行好惡所以為民之所則效不可不慎也

篇中有好美如緇衣之言故以是名篇○

【朱子曰】緇衣兼惡惡独以緇衣名篇者以見聖人有心而勸善無心於懲惡也

子言之曰為上者其事也為下者其知也則刑不煩矣

呂氏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以好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故也易知者以用情故也若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待其上姦生詐起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

【長樂劉氏曰】上雜事則下雜知上易事則下易知好惡悖於正喜怒失其常於是有匿其誠信以爲容悅者屈其忠直以爲阿諛者苟可以用上而免其咎罰者爲詐僞者苟可以用上而免其咎罰者奚所弗至哉爲下如是可謂難知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緇衣鄭國風首篇美鄭武公之詩小雅巷伯寺人刺幽王之詩大雅文王之篇國詩作邦○

【呂氏曰】好賢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賢矣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自起愿心以敬上故曰爵不瀆而民作愿惡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矣不必刑罰之施而民自畏服故曰刑不試而民咸服文王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誠心故爲天下之所儀刑德之所以孚乎下也

【嚴陵方氏曰】若巷伯之求賢則好美非不誠矣巧言之傷讒則惡惡非不至矣此止言緇衣之好賢特諸侯尔以諸侯好賢若是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誠。況於王天下乎。巷伯之惡惡。特寺人尒。以寺人之小臣惡惡若是之至。況於卿大夫乎。此所以特引二詩而明之也。○[廬陵胡氏曰]人莫不有好惡。得其正者寡矣。緇衣好得其正。巷伯惡得其正。故舉大雅儀刑文王爲言。文王好仁而仁興。克明德慎罰。其好惡之正如此。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絶其世也。

遯。謂逃遯。苟免也。○[應氏曰]命當依書作靈。善也。○[石梁王氏曰]倣論語爲此言。意便不足。[石林葉氏曰]德禮者。化民之本也。使其自服。故有格心。格。言其至也。刑政者。治民之末也。彊其必從。故有遯心。遯。言其藏也。心藏於內。而外服之。迫之以刑政之嚴。而已。子以愛之。信以結之。所謂教之以德也。恭以涖之。所謂齊之以禮也。德不止於一。故有仁有信。禮則恭而已矣。○[馬氏曰]德者。所以恭人於中。而在外有不正。則又以禮齊之。此順其性命之理。而善養人也。故民有格心。政者所以率人於外。而內有

不從則又以刑齊之此逆其性命之理而以力服人也故民有遯心先王之爲治亦未嘗廢其刑政者蓋有德礼以爲本而以刑政爲之助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言愛之如子則民親之如父母矣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遜心者典夫上好信則民用情上好礼則民易使同意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長樂陳氏曰言之化人也

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從其所行故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邪則彼皆從而非犹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謂民之表○馬氏曰令者令之於民行者行之於己其所行者若此其所令者若彼民不從其若彼之令而從若此之行則是上之好惡下之所取以爲正而不可以不慎也故曰是民之表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豈必盡仁者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而後足以化

民也。得一仁人爲民之表。則天下皆仁矣。所謂君仁莫不仁也。此所以禹以一仁君立三年而百姓皆以仁遂。故引詩書以明之。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赫顯盛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大雅下武之篇。言武王能成王者之德。孚信于民。而天下皆法式之。

【長樂陳氏曰】禹兼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所以仁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所以仁天下。故其立也止於三年之一變。首姓皆以仁遂焉。○【石林葉氏曰】王者。叉世而後仁。爲繼亂言之也。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爲繼治言之也。繼治而化之者易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詩云。有梏覺德行。四國順之。

章志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貞教者。身率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爲愛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於行己之善。而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也。詩大雅抑之篇。梏當依詩作覺。言有能覺悟人以德行者。則四國皆服從之也。

馬氏曰爭先人而謂之仁者蓋當仁不讓於師也○嚴陵方氏曰章志貞教導仁以子愛百姓茲非上好仁乎民致行已以說其上者茲非下之爲仁爭先人乎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綸綬也疏云如宛轉繩綍引棺大索也危高也詩大雅抑之篇止容止也愆過也○呂氏曰大人王公之謂也游言無根不定之言也易曰誣善之人其辭游爲人上者倡之以誠慤篤實之言天下猶有欺詐以罔上者苟以游言倡之則天下蕩然虛浮之風作矣可不慎乎可言而不可行過言也可行而不可言過行也君子弗言弗行則言行不越乎中民將效之言不敢高於行而言之必可行也行不敢高於言而必爲可繼之道也馬氏曰夫可言不可行君

子不言也則民言顧行而言不危行矣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行顧言而行不危言矣○馬

[樂陳氏曰]游則无所歸也言欲當其實而已況大人而可以倡游言乎哉可言而不可行非所謂顧行之言也無稽之言而已故君子弗言可行而不可言非所謂顧言之行也苟雜之行而已故君子弗行君子之言行適於中民皆效之故言當於行而無過高之言是以言不危行行當於言而無過高之言是以行不危言凡物非中而過高則危故危之爲義如此淑謹爾止而不過干仅止不譈干仅言謹爾之容則慎行之意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去声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反胡快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音烏緝熙敬止

道化誨之也道人以言而必慮其所終恐其行之不能至則爲虛誕也禁謹飭之也禁人以行而必稽其所敝慮其末流之或偏也如是則民皆謹言而慎行矣詩大雅抑之篇大雅文王之篇朱子云穆穆深遠之意於嘆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兩引詩皆以爲謹言行之

證○呂氏曰進取於善者夷考其行而不掩猶不免於狂況不在於善者乎故曰言必慮其所終夷惠之清和其末猶爲隘與不恭故曰行必稽其所敝文王之德亦不越敬其容止而已西山真氏曰道人以言者謂以言辭命令開導而誘掖之也然言可以道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禁人之不善其必以行乎蓋天下之理有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己无不善之行無欲人自從之已有不善之行無欲人以禁人人又違之故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一言之過貽患將不勝救行出於身亦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不稽其所敝則一行之差流禍或至於无窮不善者固不足言善矣而慮之不深稽之不遠未有不反而爲不善者也老莊非善言乎其終爲游虛之

室寅惠非善行乎其弊有隘不恭之失況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故又謹之審之而不敢苟則民亦從其化而不苟於言行矣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千雄反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詩小雅都人士之篇周忠信也○馬氏曰狐裘黃黃服其服也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於周實以君子之德也

【盛氏呂氏曰】此章明言長民者言容止民所觀望則而象之惟其不貳有常則民心不疑而德歸於一矣○【嚴陵方氏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故其效至于民德歸一也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曰可望而知臣之事君一由忠臣其職業皆可稱述而記志此所以上下之間不疑不惑也尹告伊尹告太甲之書也今咸有一德篇文詩曹風鳲鳩之篇引書以證君臣相得又引詩以證壹德之義【馬氏曰】爲上可望而知者蓋上以誠而接下爲下可述而志者蓋下以誠而事上上以使下下以事上皆以誠則君臣之間有同而無異故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其德一也○【山陰陸氏曰】可望而知言表裏如一可述而志言先後如一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丁但反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鄭本作章義今從書作善○呂氏曰章明也瘇病也明之斯好之矣病之斯惡之矣善居其厚惡居其薄此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之分定民情所以不貳也詩小雅小明之篇引之以明章善之義

厥陵方氏曰章善而著之惡者恥其不若則惡者病矣夫不待刑罰而能使惡者知恥則爲上者之用心厚矣則民其有攜貳之情乎○長樂陳氏曰

雖民生厚則性之本未嘗不善也因物有遷而君子於惡則惡者其偽也有國家者知民性之有善而移於所習然後爲惡心故爲善則章之使民知善之可爲爲惡則瘇之使民知惡之可避以示民有生厚之善則民致一於善而偏厚矣是以民情不貳靖共尔位好是正直則章善之謂也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瘉音予相反小雅曰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

詩大雅板之篇板板反戾之意卒盡也瘨詩作癉病也假上帝以言幽王反其常道使下民盡病也小雅巧言之篇卬病也言此讒人非止於敬徒爲王之卬病耳板詩證君道之失巧言詩證臣道之失也○呂氏曰以君之力所不能及而援其君則君難從以君之智所不能知而煩其君則君難聽徒爲難從難聽以勞其君而無益非所以事君也

○方氏曰示民不以信則爲上之人可疑可疑則百姓其有不惑者乎事君不以忠則爲下之人難知難知則君長其有不勞者乎章其所好之善故足以示民而成俗慎其所惡之惡故足以御民而不淫若是則上下無可疑者故曰民不惑矣臣有可儀之行而所重者不在乎辭則凡有所行者無僞行矣苟有所言者無虛辭矣

[馮氏曰]君德之不人疑則兆所謂可望而知也故百姓惑臣德之不君長勞主道利宜不利周利明不利幽故君民者事好以示民俗使天下之人善而遷善以成俗慎惡以御民之淫使天下之人晓然知吾之所惡在惡而遠僻之行有所不敢爲故民不惑矣○[石林葉氏曰]上以誠示人則百姓無賤可以无惑下以姦問上則君長雖尊亦又至

於勞不之以好惡而使知禁則民無惑矣以行爲法而不重辭則君不勞矣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康誥甫刑皆周書播布也不字衍言伯夷布刑以格迪斯民也○呂氏曰政不行教不成由上之人

爵祿刑罰之失當也爵祿非其人則善人不足勸刑罰非其罪則小人不足恥此之謂褻刑輕爵限制

陳氏曰爵祿不足勸則輕爵以予人犹无益也故上不可以輕爵刑罰不足恥則褻刑以加物猶不足禁也故上不可以褻刑敬明乃罰者敬以致其謹明以致其察則不可褻刑之意也播刑之不迪書以爲播刑之迪迪之爲言道也先王之於人道之而弗率然後加刑焉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矢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

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大夫卿士

大臣不見親信則民不服從其令故不寧也比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大過而然耳由是邇臣之黨相比以奪大臣之柄而使之不得治其事故大臣所以不可不敬者以其爲民所瞻望之儀表也邇臣所以不可不慎者以君之好惡係焉乃民之所從以爲道者也人君不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不至於怨乎不以不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不至於疾其君不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無所壅蔽而得見知於上矣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顧命臨死回顧之言也毋以小謀敗大作謂不

可用小臣之謀而敗大臣所作之事也疾惡惡之也莊猶正也敬也君所取正而加敬之謂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其大患也傳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大臣之任國之休戚繫焉用之斯信之矣不信之斯黜之矣未有居其位而不寧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則君之敬不足於臣不親民疑於所任百姓所以不寧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則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而無信任之意猶大馬畜之而弗敬也事至於此必有迹臣嬖寵奪大臣之柄而不得治其事故曰大臣不治而迹臣比矣表者民所望也道者民所從也大臣尊嚴國之政令存焉民之所望以爲表不敬則国命輕矣迹臣寵昵君之好惡繫焉民之所從以爲道不慎則風俗壞矣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怨乎不以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疾其君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蔽而不聞三者任臣之大害也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引此以證此三事也○【嚴陵】方氏曰大臣者君之所尊待之不可不敬迹臣者君之所親擇之不可不慎○【馬氏】曰民之表者民之道者民之所由也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親善遠惡人心所同所謂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今君既不親賢故民亦不親其上教令徒煩無益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言彼小人初用事求我以爲法則惟恐不得既而不合則空執畱之視如仇讐然不用力於我矣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也君陳周書蕪引之背爲不親賢之證馬氏曰大人者以位言之也夫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欲親其所親而賢未必親未嘗不欲疎其所賤而賤未必不信葉公之戒毋以讎御人疾莊王大夫卿士者凡以此也言賢則知賤者爲不肖之行也言賤則知賢者可貴之德也上失其所親則下亦失其親雖區區於教令之煩民

未必從之蓋其令反其所好則民未有從之者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焉其好之心可謂篤矣及其執我仇仇亦不我用至於君陳所言其理亦猶此也○[陝侯方氏曰]上失其所親信而民之化之亦然雖教之亦將有所不勝抵所以爲煩而已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瀆爲於人而有鄙

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小人民也溺為其所陷也水為柔物人易近之然其德雖可狎而勢不可親忘險而不知戒則溺矣君子士大夫也言行君子之樞機出好興戎皆由於口於已費則於人煩出而召禍不可悔矣犬人謂天子諸侯也國以民存亦以民亡蓋惟其蔽於情而不可以理喻故卹陋而不通書言可畏非民

此所以不可慢也棄而不保則離叛繼之矣三者皆在其所棄故曰君子不可不慎也

[嚴陵方氏曰] 小人以分言則在下故以溺於水為戒君子以德言則在身故以溺於口為戒大人以位言則在上故以溺於民為戒言易出而難悔亦猶水之就下莫之能禦也民之為俗可敬不可慢亦猶水之攻堅莫之能先也民可近不可下若水之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然上兼言大人小人此統言君子者蓋君子則上下之通稱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音垝命曰惟口起羞惟甲

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乎乱反尹告曰惟尹躬先（舊本作天今從書）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毋書作無伊尹告太甲不可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栝也度者法度射者之所準望釋發也言如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

察其栝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無不中也傅說告高宗謂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胄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裳所以命有德謹於在笥者戒輕與也干戈所以討有罪嚴於省躬者戒輕動也孽災也逭逃也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國語曰忠信爲周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凡四引書皆明不可不慎之意（藍田呂氏曰引太甲言爲政者如虞人射禽張機省括莫非自取也尹而後發有是心也安有弼於民之患哉說命言庶政不可不慎也太甲言禍患之源莫非自取也尹

告言君以忠信有終皆君所首致也此引書爲證與書文小不同義無所害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音牙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與咨同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此承上文大人溺於民之意而言昔吾有先正以下五句逸詩也下三句今見小雅節南山之篇言今日誰人秉持國家之成法乎師尹實秉持之乃不自爲政而信任群小終勞苦百姓也君牙周書資書作咨此傳寫之誤而下復缺一咨字鄭不取

書文爲定乃讀資爲至今從書以資字屬上句○

方氏曰民以君爲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爲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於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爲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

陳氏長樂曰體從心者也民從君者也故上臨之以莊則下亦舒矣上臨之以肅則下亦敬矣心以體率心不在焉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豈非心好之身必安之之謂乎君所以率民者也君好仁則下莫不仁君好義則下莫不義苟君不爲之則民無從焉體衛心者也體全則心與之全體傷則心與之傷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民衛君者也民歸之然後可以君天下民去之則亦不能以獨君矣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觀此則治民者可不謹其所以懷來之道乎昔吾有先正則居人上者其言明且清則人可得而法也爲人上謂之先正以其正身而後正天下故也惟能正身以率之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幽主不然權移於下故詩人傷之則曰誰能秉國成不能秉國成則政出多門而不自爲政矣政多門則多事多事則百姓所以懷來之道也天之於民厚矣而寒暑之過正兩暘之失中民猶怨咨則爲上者可不敬乎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

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義不壹或從或違也行無類或善或否也君陳書言謀政事者當出入反覆與衆人共虞度其可否而觀庶言之同異也詩曹風鳲鳩之篇引以證義

壹行類○呂氏曰有物則非失實之言有格則無踰矩之行歸於一而不可變生乎由是死乎由是

故志也名也不可得而奪也多聞所聞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者也質正也不敢自信而質正於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也守之者服膺勿失也親之者問學不厭也雖由多聞多知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畧者約也此皆義壹行類之道也

長樂陳氏曰下之事上以身爲本而信以成之也身正然後無好異之行是以行有類詩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是以義主於壹身不正則動皆反常矣其形於可見之行者斯無類言不信則德二三矣其見於事君之義者斯不壹行無類則非所謂行有格也義不壹則非所謂言有物也志者言行之所由出名者言行之所自成言有物行有格則志之所守者堅而名之所成者著是以

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者成王戒君陳以政之廢興而安危治亂之所係故出入之際當以衆智而慎度之庶言雖同又當繹其是非也言此者所以明行之有格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

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如仇

舊讀正爲匹今從呂氏說讀如字蓋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君子固好其同道之朋矣小人亦未嘗不好其同利之朋不當言毒害其匹也小人視君子如仇讎常有禍之之心此所謂毒其正也君子所好不苟以非其人故曰朋友有鄉所惡不可以及善人故曰其惡有方前章言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今好惡既明民情歸一故邇者遠者不惑不疑也詩周南關雎之篇言君子有良善之仇匹引以證同道之

朋能好而與之。小人非特其身正而已。於正人又且毒而害之。此君子小人好惡之辨也。○馬氏曰君子之朋友有鄉。所謂直也。諒也。多聞也。其惡有方。所謂便辟也。善柔也。便佞也。朋友有鄉。君子所以致其好也。其惡有方。君子所以致其惡也

子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詩大雅既醉之篇。言朋友所以相檢攝者在威儀

以喻不在貧賤富貴也。○馬氏曰賢者宜富貴。而富貴者未必皆賢。惡者宜貧賤。而貧賤者未必皆惡。於其貧賤而輕有以絶之。則是好賢不堅也。於其富貴而重有以絶之。則是惡惡不著也。是志在於利。而不在於道。人雖曰不利者。吾不信也。嚴陵方氏曰可友者。以其賢可絶者。以其惡。然賢者不必富貴。惡者不必貧賤。苟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勢利之交而已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如字

上文言好惡皆當猶公道故此言人有私惠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於己也詩小雅鹿鳴之篇周行大道也言人之好愛我者示我以大道而已引以明不留私惠之義【田呂氏曰】此章言君子所好既不容私亦不欲人之私好於我也私惠於我知其不足以歸德君子亦不受也故曰君子不自留焉引詩言受人之好以示我至公而不比也故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音亦

呂氏曰此言有是物必有是事登車而有所禮則憑軾有軾則有車無車則何所憑而式之乎衣之弊必敝有衣然後可敝無衣則何敝之有言必有聲行必有成亦猶是也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引葛覃言實有是服乃可久服而無厭也【馬氏】日言有實於此則有以徵於彼而君子不可以無其實者也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

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舊讀為顧令如字）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音割申）田（音勸）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從順也謂順於理也言順於理而行之則言為可用而非文飾之言矣行順於理而言之則行為可稱而非文飾之行矣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寡言而行即訥於言而敏於行之意以成其言謂言行皆不妄也大其美者所以要譽小其惡者所以飾非皆言之所為也君子寡言以示教故民不得如此詩大雅抑之篇玷缺也小雅車攻之篇允信也展誠也君奭周書言昔者上帝降割罰于殷而申重奬勸文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抑詩

證言不可飾車攻詩證行不可飾引書亦言文王之實有此德也

【嚴陵方氏曰】前經曰可言也不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亦此之意論語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蓋寡言以成其信之謂要譽飾非皆言之所爲也唯君子寡言以化之故民不得如此○

【藍田呂氏曰】此章申言前義言行皆不可無實也飾言而言者所言非信故不可言飾行而行者所行必僞故不可行莊生之詩非不善也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言之飾也五霸假仁義而行非不美也而後世無傳焉此行之飾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允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論語言不可以作巫醫是爲巫爲醫此言爲卜筮乃是求占於卜筮龜筮猶不能知言無常之人雖先知如龜筮亦不能定其吉凶況於人乎詩小雅

小旻之篇猶謀也言卜筮煩數龜亦厭之不復告以所謀之吉凶也易恒卦三五爻辭承進也婦人之德從一而終故吉夫子制義故從婦則凶也○

應氏曰引兌命有誤當依今書文○馮氏曰此篇多依倣聖賢之言而理有不純義有不足者多矣

藍田呂氏曰德歸於一則有恒二三則無恒人之趨嚮不知其所安雖鬼神龜筮之靈猶不能測況人其能測之乎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所謂瀆則不告此篇所引說命之文與書殊不同疑此篇誤當以書爲正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褻則難言煩黷非事神之道也或承之羞言無恒之人動則取辱況卜筮乎

奔喪第三十四

嚴陵方氏曰四方男子所有事苟有事於四方安能免離親哉然則奔喪之事不幸而時亦有焉此先王所以作爲之禮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

市朝望其國竟哭

始聞親喪總言五服之親也不以夜行避患害也
未得行若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也辟市朝爲驚衆
也嚴陵方氏曰古者吉行五十里今以凶變之遽故倍之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
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去声哭成踊
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
位

此言奔父喪之禮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
新死未忍異於生故入自門左升自西階也在家
而親死則笄纚小斂畢乃括髮此自外而至故即
括髮而袒衣也鄭云已殯者位在下此奔喪在殯
後故自西階降而即其堂下東之位也襲絰者掩
其袒而加要絰也序東者在堂下而當堂上序墻
之東也不散麻者亦異於在家之節也此絞帶即
襲絰之絰非象革帶之絞帶也絰重象革帶之絞
帶輕反位復先所即之位也凡拜賓皆就賓之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而拜之拜竟則反己之位而哭踊也成踊說見前

嚴陵方氏曰入門左與客入門而左之左同升自西階則未忍踐阼階而爲之主故也

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夫聲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皆如初者如先次之拜賓成踊與送賓反位也次倚廬也在中門外又哭明日之朝也三哭又其明日之朝也皆升堂而括髮且袒如始至時三日二哭之明日也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音問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

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非主人其餘或親或疎之屬也故下云齊衰以下亦入自門之左而不升階但於中庭北面而哭也免麻謂加免于首加絰于要也上文言襲絰于序東此言免麻于序東輕重雖殊皆是堂下序墻之東凡祖與襲不同位也待之謂待此奔喪者以其非賓客故不變所哭之位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父喪襲絰于序東此言襲免絰于序東即加免輕於父也○疏曰此謂適子故云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也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

東髽（側瓜反）即位與主人拾（其劫反）踊

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東階東面階非阼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闈門是東邊之門東階即雜記所謂側階也髽說見小記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也

〔嚴陵方氏曰〕婦人質弱不勝事故其禮畧於男子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

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不及殯葬後乃至也尸柩既不在家則當先哭墓此奔喪者是適子故其衆主人之待之者與婦人皆往墓所就墓所分左右之位奔者括髮而於東偏即其主人之位禮畢則相者以畢事告

〔嚴陵方氏曰〕男子於墓左婦人於墓右所以辨陰陽之義〇〔山陰陸氏曰〕告事畢者於此後非無事也之墓之事畢爾

遂冠而歸者不可以括髮行於道路也冠謂素委貌入門出門皆謂殯宮門也五哭者初至衆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鄭云既期而至者則然故相者告事畢若未期則猶朝夕哭不五哭而畢也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於三下文免成踊亦同

爲音問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

遂冠音平而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知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疏曰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壹括髮（嚴陵方氏曰入門而哭於毋止於丁括髮於父則不一焉此降殺之別也）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

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祖衍文）成踊於三哭猶免袒（祖衍文）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疏曰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月日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者止臨喪節而來

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拜賓成踊者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則是主人代之拜此奔喪者當主人代拜賓時已則成踊也。又曰。經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祖而下云成踊襲襲則有祖理經若言祖恐衰以下皆祖故不得總言祖而稱襲者容齊衰重得爲之襲也。又按上文爲父不及殯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祖今齊衰以下之喪經文於又哭三哭乃更言祖故知二祖字衍文也

嚴陵方氏曰奔父母之喪之墓而哭則北面齊衰以下則西面者蓋北方重陰以示哀之隆西方少陰以示哀之殺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此乃詳言其節次餘見前章山陰陸氏曰乃爲位乃者難詞也著爲位於此不得已也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句

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祖經者袒而襲襲而加經也遂除即於墓除之也主人無變於服謂在家者但著平常吉服也雖與之哭於墓而不爲踊以服除哀殺也故云與之哭不踊嚴陵方氏曰喪者之墓雖哭於家則不哭主人之待之也雖哭於墓而不踊且無變於服時已過禮亦爲之殺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齊衰大功小功緦之服其奔喪在除服之後者惟首免要麻經於墓所哭罷即除無括髮等禮也故云所以異者免麻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祖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人臣奉君命以出而聞父母之喪則固為位而哭其餘不得為位也此言非親喪而自齊衰以下亦得為位者必非奉君命以出而為私事未奔者也此以上言五哭者四前三節言五哭皆止計朝哭故五日乃畢獨此所言三日五哭卒者謂初聞喪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并計夕哭者以私事可以早畢而亟謀奔喪故也曰主人出送賓者謂既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主人為之出送賓也所謂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出送賓是

也。衆主人兄弟亦謂在喪家者成服拜賓者謂三日五哭卒之明日爲成服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也。前兩節五哭後不言拜賓者省文耳若所爲位者之家道遠則成服而後往亦可蓋外喪緩可容辨集而行也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

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者謂本是齊衰降而服大功也。故與此不同嚴陵方氏曰以服有重輕之別。故哭有遠近之殊也。言齊衰望鄉而哭則斬衰不待望鄉而哭可知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

檀弓云。師吾哭諸寢又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矣舊說異代之禮所以不同不然記者所聞或誤歟○鄭氏曰不奠以其精

神不存乎是也〔嚴陵方氏曰〕廟者神之所居有尊之道故哭父之黨於廟寢者人之所居有親之道故哭母妻之黨於寢師以道之尊而有別於父故於廟門外朋友以德之親而有別於母妻故於寢門外所識則非親特與之相識而已故於野以示其遠焉○〔張子曰〕爲位者爲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奠者奠則久奠也在他所則難爲又奠喪禮則於賓常奠喪不剝奠爲其久設也脯醢之奠則易之又曰爲位不奠謂之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奠以新易舊如此久設也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祖

九九哭也七七哭也九哭者九日七哭者七日餘倣此此以尊卑爲日數之差也大夫哭諸侯哭其舊君也不敢拜賓避爲主也在他國爲使而出也與諸侯爲兄弟亦謂在異國者壹祖謂爲位之日也明日以往不袒矣若父母之喪則必三袒〔而陰陸氏〕曰凡喪親始死哭不以數則士明日朝莫哭又明日成服之朝哭所謂三哭者此數大夫明日又明日朝莫哭又明日朝哭凡五哭諸侯朝莫哭如大夫又三日朝哭凡七哭於是殯天子朝莫哭如諸侯又四日朝哭凡九哭於是殯凡爲位者壹袒上

所謂凡爲位則位祖成踊是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已所知識之人死而往弔之時已在葬後矣必先哭于其家者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主人墓左西向賓北面向墓而踊固賓主拾之然必主人先而賓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必于家于墓皆踊也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此言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也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各主妻子之喪矣同宮猶然則異宮從可知也親同長者主之謂父母之喪長子爲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推長者爲主也不同親者主之謂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爲之主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此言小功緦麻之兄弟死而聞訃在本服月日之外雖不稅而初聞之亦必免袒而成其踊者以倫屬之親不可不爲之變也但拜賓則從吉拜而左手在上耳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檀弓云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降而無服謂姑姊妹在室者緦麻嫁則降在無服也哭之亦爲位麻者弔服而加緦之環絰也○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疏曰既云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嚴陵方氏曰檀弓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制之以義故無服本之以仁故爲位焉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

士襲而后拜之

此言大夫士來弔此奔喪之人也尊卑禮異

閒喪第三十五

〔臨川吳氏曰〕前半篇通論孝子悲哀痛疾之意後半篇列閒喪礼歛袒免扶之義故以閒喪名篇

親始死雞斯徒跣按上袪交手哭

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

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

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雞斯讀為笄纚笄骨笄也纚韜髮之繒也親始死孝子先去冠惟留笄纚也徒空也徒跣無屨而空跣也上袪深衣前襟也以號踊履踐為妨故极之於帶也交手哭謂兩手交以拊心而哭也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也〔山陰陸氏曰〕极上袪則以有辟踊之端焉交手哭拊心而哭發胸擊心在歛之後惻怛痛疾而猶先傷魂次之魄又次之故曰傷腎

乾肝焦肺傷而已乾於是爲甚乾猶可也焦又甚矣○臨川吳氏曰此一節言初死至斂三日以前之哀夫悲哀以下總結上意形變於外即上所謂絰纍徒跣扱衽交手也口不甘味即上所謂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也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謨本反）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哭踊本有數此言無數者又在常節之外也懣煩也臨川吳氏曰動尸謂初死至斂時舉柩謂啓殯至葬時動親之尸舉親之柩孝子哀甚故哭踊無數懣與悶同心煩鬱也氣盛氣滿塞也袒而踊以運動其身體動則庶幾可以安靜其心使不煩鬱降下其氣使不懣塞也

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上声）田如壞（音怪）墻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婢尺反）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

發開也爵踊似爵之跳足不離地也殷殷田田擊之聲也辟拊心也〔臨川吳氏曰〕婦人以發胸擊心代男子之袒男踊如爵之跳足不離地〔嚴陵方氏曰〕起而高女踊如爵之跳足形者成之終精者生之始送之而往所以慎終迎之而反則念始之者也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去聲矣不可復扶又反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望望瞻望之意也汲汲促急之情也皇皇猶彷彿之意盡哀而止者他無所寓其情也〔山陰陸氏曰〕望望汲汲猶有所向特有所不遑爾皇皇無所向也

心悵焉愴焉惚焉愰音代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

上声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此言反哭至終喪之情惚猶恍惚也慨猶嘆恨也勤謂憂苦〔臨川吳氏曰〕心悵恨愴悽恍惚嘆慨皆失志無可奈何之貌知其不可復見心已絶望但志愈悲哀而已於是虞祭以安之○〔嚴陵方氏曰〕哀親之在外故不忍居於內哀親之在土故不忍居於此於是爲至矣

〔山陰陸氏曰〕成墳而歸猶如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

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丁亂反）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此記者設問以明三日而斂之義（嚴陵方氏曰）始死而未忍斂之者孝子之心存乎仁也三日而必斂之者聖人之礼制以義也○（山陰陸氏曰）言至情難奪如此雖聖人猶疑焉爲之斷決而後作爲之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音問）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於偻反）者不袒跛（補火反）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摽（必遥反）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音奇）顙（音桑）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免而袒袒而踊先後之次也有一疾則廢一禮女

子不踊則惟擊胸男子不踊則惟稽顙觸地皆可以爲哀之至也嚴陵方氏曰露肉體而袒衣故謂之肉袒冠則在首之上服也故以至尊言之免雖在首而非冠焉故以代冠而已亦見檀弓免焉解免則項無飾故不免免則項露矣偃則形不直故不袒袒則足斂矣此皆礼之權也

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劉氏曰已冠者爲喪變而去冠則必著免蓋雖去冠猶爲於不冠故加免也童子初未冠則雖爲喪亦不免以其未冠故不爲於不冠也若爲孤子而當室則雖童子亦免以其爲喪主而當成人之禮也如童子不杖以其不能病也而當室則杖童子不緦幼不能知疎遠之哀也而當室則緦緦者以其當室而爲成人之免且杖則亦可爲成人之緦矣故曰緦者以其免也嚴陵方氏曰不緦則不杖不杖則不免此童子之正也當室者雖童子亦緦緦則免而杖矣童子以幼故不服族人之緦至當室雖未冠亦責以成人之

備礼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去声父苴七須反杖苴杖竹也爲無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力累反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音避尊者之處去声也堂上不趨示不遽其慮反也

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苴杖圓而象天削杖方以象地又以桐爲同之義言哀戚同於喪父也堂上不趨亦謂父在時也急遽則或動父之情故示以寛暇

[嚴陵方氏曰]父在謂服母喪之時當父在之處也不杖則不敢以杖病之且感尊者之情故也堂上不趨非止喪礼解堂上不趨見曲礼示遽者特以喪爾夫事莫遽於喪而反以示不遽者以其近尊者之處不欲以喪容感之故特示其閒暇也○[山陰陸氏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無三哭五哭也父在不敢杖尊者無朝夕也無數三哭五哭也父在不敢杖尊者

1905

在故也。顏回曰。子在。回何敢死。近之矣。此非故隆
父殺母。是人情之實。礼義之經也。【臨川吳氏曰】
按上章之結語曰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此章
重以上章之二句結之。而又增礼義之經也。以下
四句盡其義

禮記大全二十七卷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853
160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0
ガラス使用